六藝之一錄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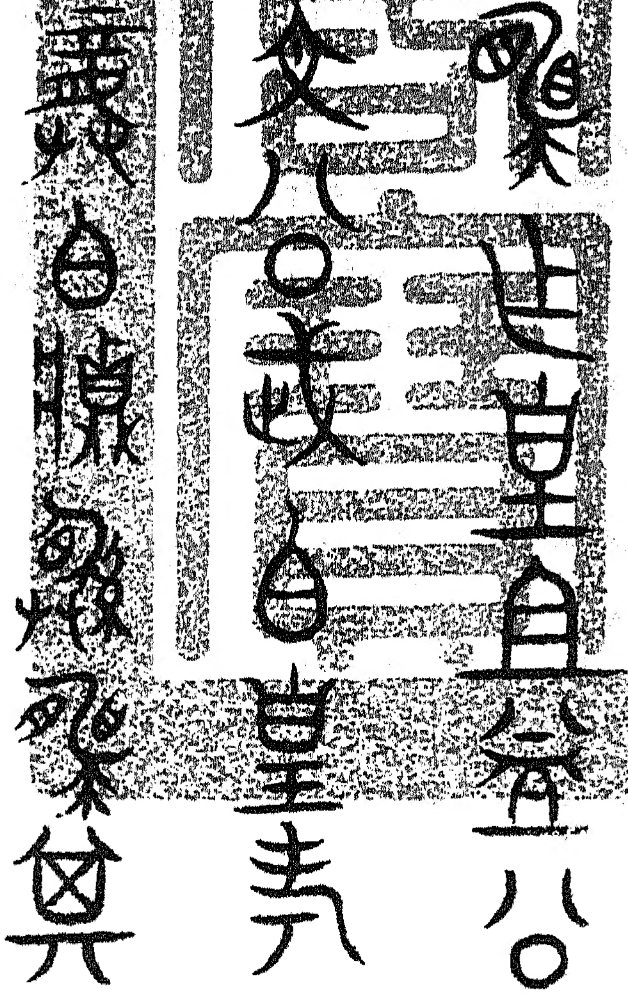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十

金器欵識十

周㠱敦

錢塘倪濤撰



㠱作皇祖益公

文公武伯皇考

龔伯䵼彝㠱其

蓋銘三十九字按此器乃敦而銘文謂之彝者舉器
之總名故不言敦彝必諸侯也故祭及四世蓋以古
之諸侯有五廟大夫有三廟而傳言學士大夫則知
尊祖謂過祖則無及矣武伯龔伯以謚配字為言如
文仲穆伯之類益公文公則言其爵蓋不没其實也
如周有天下至於不啻古公亦或不以爵稱又况於
諸侯哉博古圖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

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為竒獸口圜上周以回文下
畫為雲氣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列尊彝故
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
其制如此𠩺之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尊罍以次
列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
彝為上尊卣為中罍為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
亡其尊彝惟罍存耳考於禮書犧象著壺大山此尊
也雞鳥斝黄虎蜼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為雲

靁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囘為古文靁字故以雞
彝盛明水以鳥彝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
二祼為奠不飲朝踐尸飲五獻卿即天子與上公同
九獻二祼為奠則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
獻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
尸三獻故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酳尸因饋音印
獻之尊盎齊其臣甲尸酢賔長即用罍尊禮曰廟堂
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彝尊同

名盖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設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黄金飾尊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說雖異然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彝伯尊彝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葢（當作益）公原父以為非謚所見且古文益作坎卦自隸書始變而今文或異然古謚（音益）為益自當以古文定也羼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羼與顧同古文作醜自當從篆（廣川）

周毛父敦

惟六月既生魄戊
戌旦王格于太室
師毛父即位井
伯右內史冊命
錫赤芾對揚王

休用作寶敦其
萬年子孫其永
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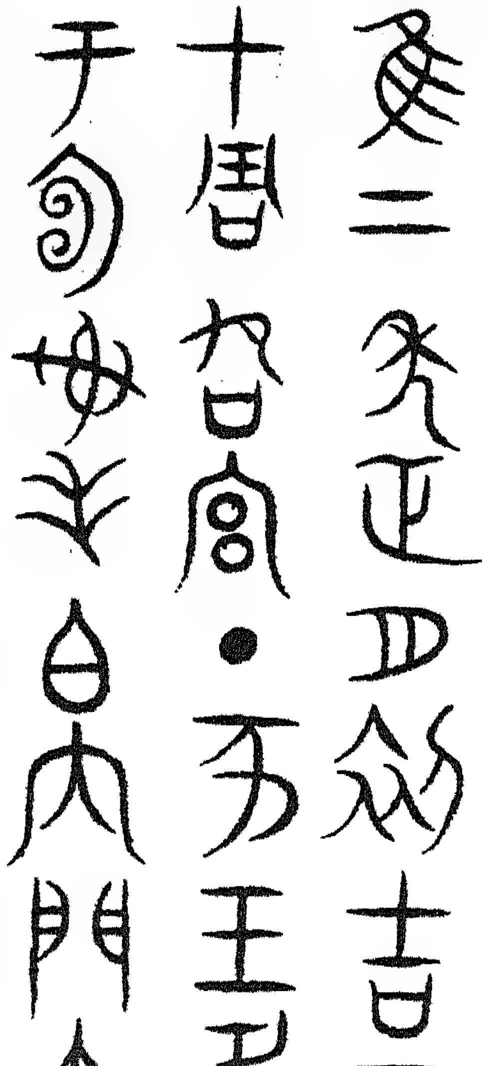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二分深四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七寸三分容四升九合重四斤九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四十七字曰太室大室廟中之室言大以别其次者如魯有世室是也敔敦云王格于大室牧敦曰格大室蓋周之時受四方諸侯之朝必于其廟示不敢專

耳詩言嗣王朝于廟者是也是廟皆謂室也曰毛父
則史稱武王克商毛叔奉明水盖史稱叔者字也春
秋書毛伯者爵也郱敦亦云毛伯內門立中庭佑則
毛父其人歟以古者始字之曰伯仲及其德邵則又
言父焉若夫言內史册命者以內史凡命諸侯及孤
卿大夫則册命之耳 博古圖

右井伯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太室
師 父即位井伯右內史册命錫赤芾對揚王休用

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古器銘文難盡通故時有斷續不可次第處今此銘四十餘字所不識者一字而已師下一字不可識因并載其語按左氏春秋傳有井伯然古人姓名或有同者未可知也金石録

周郉敦集古録金石録廣川書跋俱作毛伯敦



中廷右祝郤王乎內
史冊命郤王曰郤昔
先王既命女乍邑𤔲
五邑祝今余唯𤕌𨑢
乃命易女赤巿冋[illegible]
[illegible]黃䜌旂用事郤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
休命郤用乍朕皇考

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鬻壽萬年無
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註云薛尚功釋云惟
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卲宫丁亥王格于宣
榭毛伯内門立中庭佑祝𠨨王呼内史册命
𠨨王曰𠨨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令
余唯曈京乃命錫汝赤芾彤冕齊黄鑾旂用
事𠨨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𠨨用作朕皇
考龔伯尊敦𠨨其眉壽萬年無彊子子孫孫

永寶用享 六一題跋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手方集録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余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

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集古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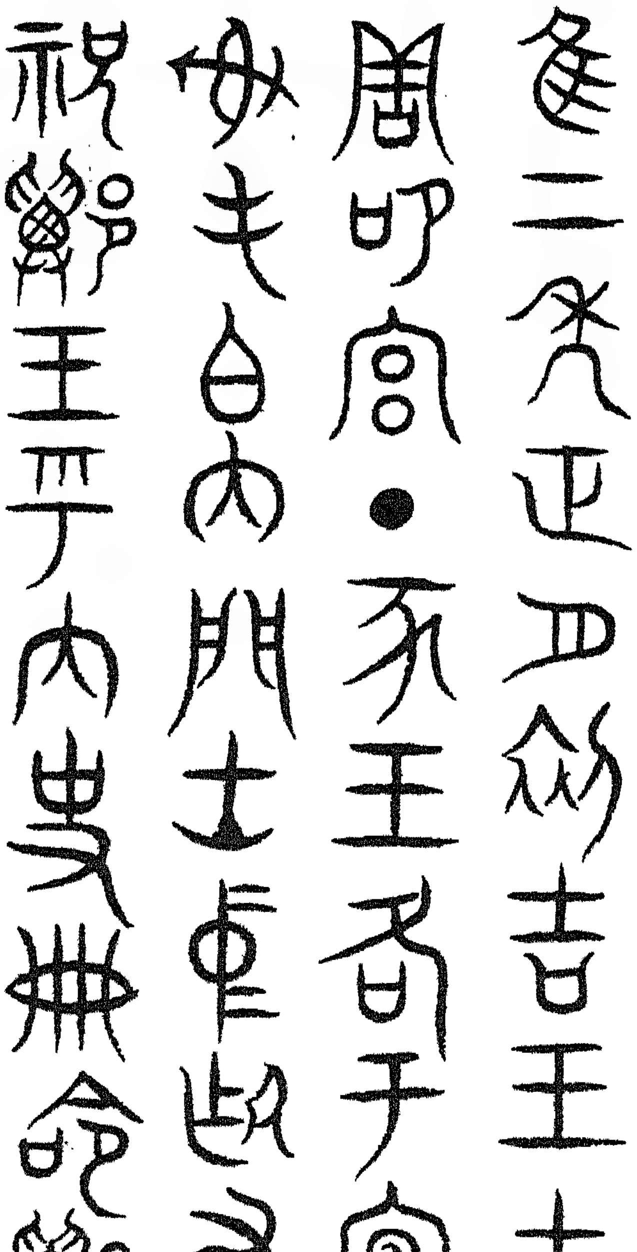
右毛伯敦銘凡四其一惟蓋存藏劉原父家其一底蓋具藏京兆孫氏其一不知所從得銘文皆同原父釋祝下一字為鄭遂以為司馬遷史記所載毛叔鄭器曰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文武時器也今究其點畫殊不類鄭字而呂氏攷古圖釋為鄭皆莫可攷金石録

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郟鄩等字呂忱謂郟為周
大夫名鄩為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求之而地
邑或以為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鄩為周人名
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
後世為王臣仍為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以采
邑稱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文王子封為畿外
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仍文王子其受封
在滅商後今曰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周之制食

采畿内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絶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赤芾鑾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内之伯得以為寵者知為王之加賜者也 廣川書跋

周郉敦二

周邿敦三



王曰□昔先王既命女
乍乃𤔲□乃祖今余唯
緟𩫖乃命易女赤市冋
□□黃䜌旂用事□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
命□用乍朕皇考□
白□𣪕□其眉壽□
冬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云此器嘉祐中劉原父得于扶風曰伯庶父作周姜寶敦伯庶不知為何人攷古云王姞周姜稱姑婦辭也王姑夫之王母也作器者伯庶父也 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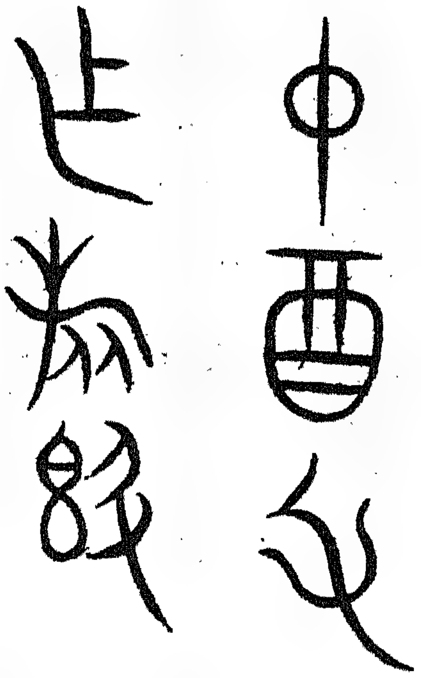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庶父作王姞舟姜尊敦世或疑舟為丹又以為井者其文可考朱鮪集字舟為古文周字顧野王謂舟為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

校也如伯庚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攷至寧為丁丁為丅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間耶庶父知為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為有葢飾者豈庚臣得用哉如周無丹氏井氏列于侯國者舟也齊在周為大國世與姬為媾以國聘者在名則為太姜少姜在謚則為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為齊姜晉姜衛姜葢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得稱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

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為謚者王畿周公則得號之
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庶父扵書不
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為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
姑其以大稱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庶父為齊之子
也或疑為王之姑者則以周為謚矣若王之姑姊妹
則為姬氏或當以異姓為姑姊婿者又非周制也尊
敦失其葢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掩也尊
敦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為有飾者也惟諸侯則得

用之廣川書跋

周仲酉父敦盖



仲酉父
作旅敦

右高二寸一分口徑六寸四分重一斤三兩有半銘六字其曰仲酉父經傳無所見而曰旅敦者與周虔作旅車敦同盖旅取其衆耳叩弡伯旅匜叔作旅匜

審其皆非一器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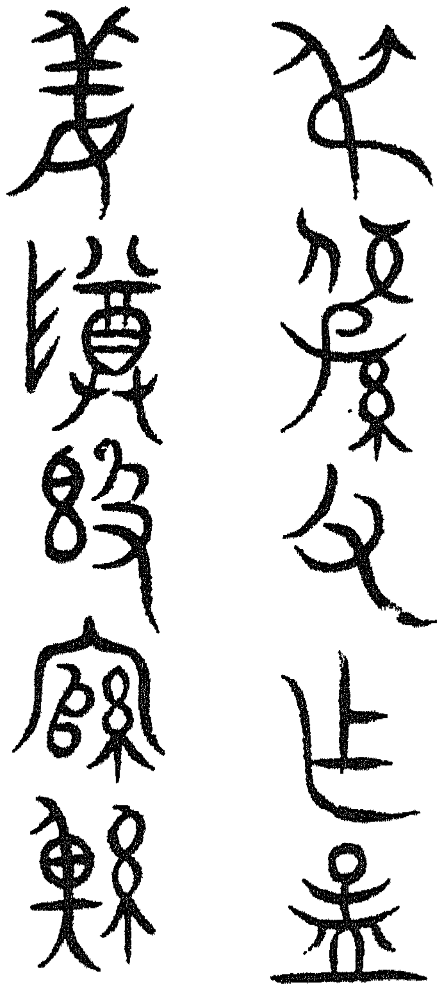
周史張父敦蓋

史張父作
尊敦其萬
年永寶用

右高二寸三分圍徑六寸二分重一斤十四兩銘一

十二字史張父作尊敦其萬年永寶用曰史著其官也曰張稱其氏也而父又見其尊焉純素無文形若疊環而為之製作純古土花青紫相間粲然瑩目惜乎不得其全者博古圖

周孟姜敦



叔孫父作孟

姜尊敦綰綽

眉壽永命彌久

生萬年無疆子=

孫=永寶用享

右高六寸二分深四寸五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七升八合重十有二斤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二十八字曰叔孫者蓋叔孫氏出於桓公之後曰父者尊之也曰作孟姜尊敦姜齊姓也齊魯婚姻

之國孟則長矣以別於仲季之稱與詩所謂孟姜同意博古圖

周達敦

達作寶敦
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

右敦銘得于王炎公明家藏墨本其器舊藏永興軍駐泊都監曹侁家治平改元二月十六日河南趙君章晦叔曾為釋其字云集作寶敦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上一字不可讀後于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胡簽判安國于吳興倅廳與燕文叔子彦同觀 鍾鼎款識

周叔旦敦

叔旦作寶敦

其萬年子子孫孫

永寶用

右銘一十五字得於蘭亭法帖中形制未傳不可得而考矣

鐘鼎款識

周屈生敦

屈生鎗作
寶敦子二孫二
其萬君年
用享如在

屋其姓也詺其名也曰生如龍鼎稱龍生之類後言用享如在乃宗廟之器有祭神如神在之義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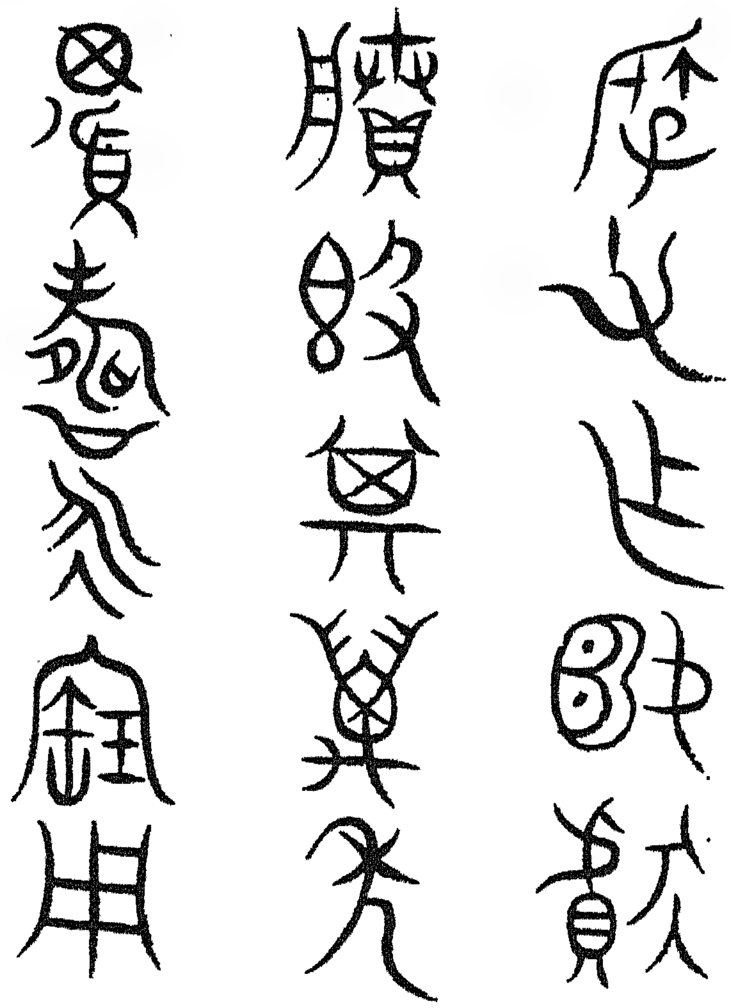
周叔貓敦

叔貓生作尹姞尊敦其萬年無彊子〻孫永寶用享孝

叔猫生者叔則伯仲之序也猫則其名耳曰生則如

龍生屈生之類 鐘鼎款識

周肇父敦



肇父作姬甗

賸敦其萬年

眉壽永寶用

彊子孫永寶用享

銘曰用禪追孝於皇考惠仲者宗廟祭享之器也祈匄康嗣純佑通祿永命文全與徵鑾鼎相類殆一時器耶

鍾鼎款識

周戠敦

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大

室穆公入佑戠立中廷
北鄉王曰戠命汝作司
土官司籍田錫汝戠玄
衣赤環芾鑾旂楚徒
馬服 五服用事戠拜
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朕
文考寶敦其子=孫=永用
其銘與卿敦相似文云正月乙子及商癸彝亦曰丁

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丕
顯魯休用作寶尊敦其
其萬年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

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在雝位旦王格
廟即立宰忽入佑龍立中廷王
呼史大冊命龍王若曰龍昔先
王既命汝作宰司王家今余惟曈
京乃命〻汝洎曰繼足對格從司王

家外內毋敢有不敬司百工 人

姜氏命乃有衆有即命乃非先告尨

毋敢侯有入告汝汝弗善效姜氏

人勿事敢有侯正從獄錫汝玄

衮衣赤舄敬夙夕勿廢朕命尨

拜稽首敢對揚 天子不

顯魯休用作寶尊敦尨

其萬年眉壽子〻孫〻永寶用

牧女毋敢　先王乍明井
用雩乃訊庶右詈毋敢不明不
中不井乃申政事毋敢不尹人不
中不井今余隹申就乃命易
女秬鬯一卣金車賁較畫𩊄
朱虢𩏃靳虎冟熏里旂余

室即文公令　入佑牧立中
廷王呼内史吳册命牧王若
曰牧昔先王既命汝作司王
令余唯域盧改命汝辟百寮
有同事　廼多辭又用先
王作刑亦多虐無民及僕庶
右　不刑不中廼侯之明
以令嚮司偪乃辠召故王曰

不顯休用作朕皇文考益

伯寶尊敦牧其萬年壽考

子〻孫〻永寶用

其銘與郱敦𢦏敦相似所錫有秬鬯一卣及虎冕練

裏之類與寅簋相似 攷古圖

司服所掌五冕無虎冕朱儒釋毳冕之章宗彞為首

耳 鍾鼎款識

周師𠤳敦 銘篆闕釋文亦闕前六行

王若曰　師訇邦妥立余小子載乃
事惟王身縞令余惟嗹京乃命〻女
惠雝我邦小大猷邦宏潢孽敬明乃
心率以友乃于　王身谷汝弗以乃
辟　于艱錫汝秬鬯一卣圭一卣節邑
三百人訇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朕
朕剌祖乙伯咸益姬寶敦訇其萬斯
年子〻孫〻永寶用作世寶寶惟元年二

月既望庚寅王格于大室芟內右還

銘文二百一十二字曰師者官也𠂤則其名耳 鍾鼎款識

終南古敦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葢其文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 集古錄

車敦

右敦銘其文云作旅車敦莫詳其義金石録

周弡生敦

弡者恐其姓也如曰弡仲作簠簋弡伯作旅匜則又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齡敦曰屈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歟考二器銘載制度文鏤略無少異當是一時所作也紹興古器評

周季姬敦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妹亦曰

季姬而文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
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也紹興古器評

周寶敦

銘三字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蓋先王之於器用
未有不以常法為貴耳觀其制作精巧文鏤精華非
周盛時不能有此

周父乙敦

銘六字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

歸之商周名公尊而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寶尊
彝而謂之商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
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
此言父乙者豈癸公為其家廟作耶（紹興古器評）

周仲申敦蓋

二銘皆十三字仲申經傳無所見而曰旅者蓋取其
旅衆之義以明非一器也考諸彝器如甗曰旅甗匜
曰旅匜簠曰旅簠彝曰旅彝義率如此但二器惟惜

乎不見其全耳紹興古器評

周邢敦蓋

銘九字彝器銘載凡曰寶鼎寶尊寶彝寶敦之類而不銘功不載誓者皆自寶用又欲遺之後世使子孫傳守之不失然則古人制器豈徒為觀美而已哉按此敦與卣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皆有是銘邢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祖考作祭器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紹興古器評

秦公敦

商人堌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夫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為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篇讀如對今轉為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

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簋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為蓋知為上士之器也 廣川書跋

多父敦

祁縣戴楓仲有多父敦一上有銘云多父作寶敦用祁穈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凡十八字又有天馬鼎一中凹處作馬鼠形或云呂氏春秋周鼎作鼠令馬履之據此當是周物 池北偶談

六藝之一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十一上　錢塘倪濤撰

金器欵識十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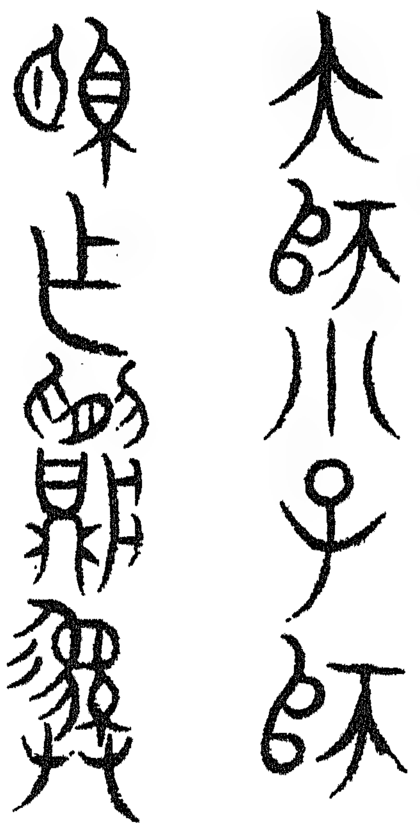
周簋

周太師望簋 考古圖作小子師服簋

蓋

太師小子師

望作將鼎彝



太師小子師

望作將鼎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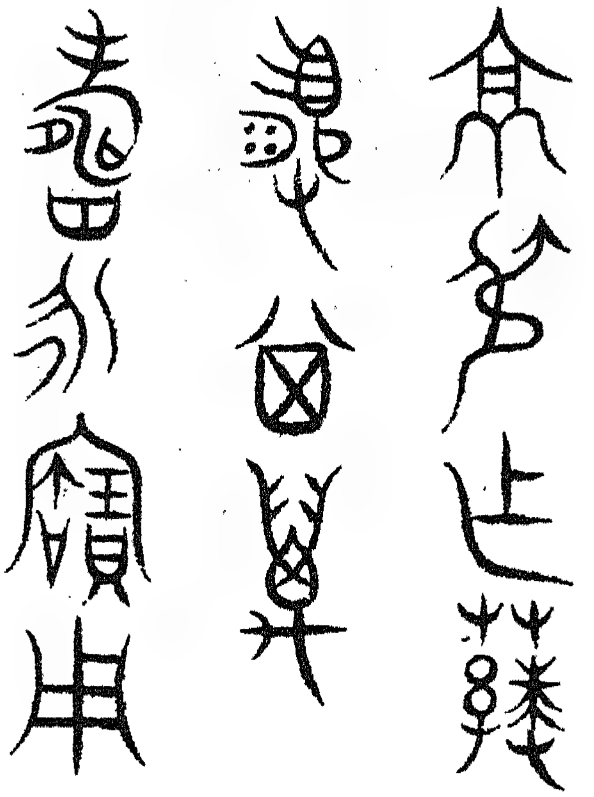
器

右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濶五寸六分容三升七合共重八斤十有四兩兩耳四足銘共一十八字曰太師小子師望作將鼎彝按齊世譜太公出於姜姓而呂其氏也故曰呂尚西伯獵于渭陽得尚與語說之曰

自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銘曰太師者語其官也曰望者語其號也曰小子則孤寡不穀侯王自稱之義也今簋也而謂之䵼彝蓋䵼訓煮熟食簋盛黍稷惟熟然後可食耳博古圖

小子師簋銘九字按銘曰鼎彝而其制簋也大師小子師戉官號服其名也服字書所不載未知其音考古圖

周京叔簋



京叔作饗
簋其萬
壽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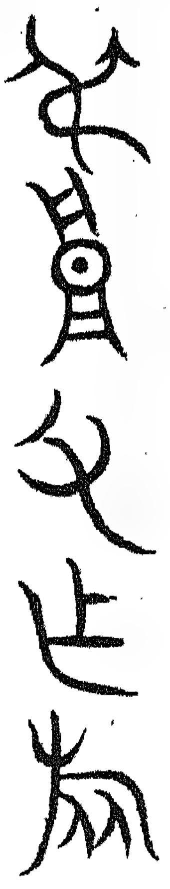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六寸二分深三寸口徑長六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三分容四升共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四足銘十一字按春秋隱公元年經

書鄭伯克叚于鄢左傳言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叚姜氏愛叔叚請京邑使居之因謂之京城太叔者疑出於是也諸簋銘款有言旅簋有言寶簋而此曰饗者因饗禮以錫其器若彤弓言一朝饗之者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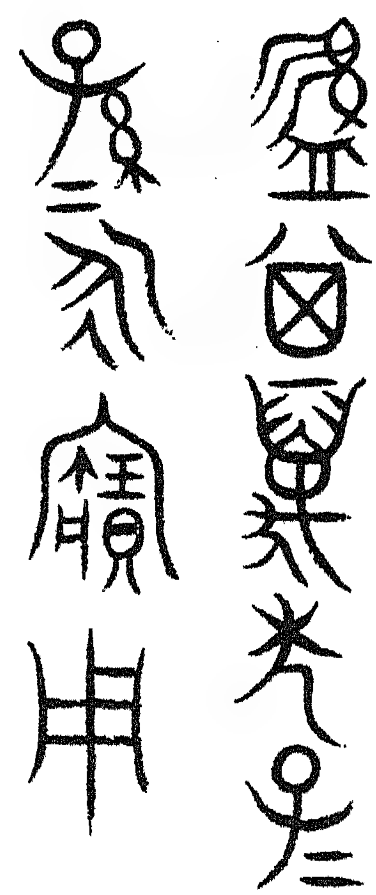
周寅簋

雜戲行道故非正命迺敢矢
傒人則唯輔天降喪不廷
唯死錫汝秬鬯一卣及斧芾
赤舄駒輦華軒朱虢卣𩰫
虎冕練裡畫 畫輦爵金
鏞馬三所鋚勒敬夙夕勿廢
朕命寅拜稽首對揚天子
丕顯 休用作寶簋叔邦

孫〻永寶用



蓋



音釋同前

銘言叔高父如伯碩父叔邦父之類是也鍾鼎款識

右䰞簋銘曰叔高父作䰞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父曰簋容四升其

形外方内圓而小楕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簠亦外方内圓而其形如桶但扵其蓋刻為龜形與原父所得真古簠不同也君謨以為禮家傳其説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録之以見君子之扵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集古録

臨江劉原父得銅簠考其識曰叔高父作鬻簠余按古文高當作郭鬻當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為中

為衆與今文無異蓋人三衆也簠形圜而楕如龜原
父因嘆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圖誤謬且今所用
簠疑禮家無所据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物
有内圜外方如桶其形者其蓋正作龜形容量不及
今六升繞三合余考之知為簠也傳曰豆實三而觳
豆為四升則簠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校之周一斗一
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為一周隋則三而為一
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

器

同前

右銘曰師寧父作旅簋師言其官如師這師毀師毛之類是也（鐘鼎款識）

師奕父旅簋底蓋有銘銘皆六字（考古圖）

伯考父簋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考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

所得甚異不知其為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為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簠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簠簋曰以木為之容斗二升上刻以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旊人為簋其用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簠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旊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

簠簋大夫刻為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楕而圜以象龜蓋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為飾於蓋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 廣川書跋

鬺簋

先秦古器有鬺簋楊氏古器圖有鬺甗永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亨鬺也不知簋存黍稷且又可烹飪耶考其文協當為旅今字學諸書有據可考

不知諸公皆以為鬻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粱者以簠故有八簋六簠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以衆列而進者皆謂之旅其甗言旅者亦用以享享非一器也　廣川書跋

宋公寶簋

河南王氏得銅簋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簋或疑其器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蓋禮則有之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而為據者鮮或不

右高四寸五分口徑五寸四分重二斤一兩銘八字

單疑生考之經傳無見唯周有單穆公號為盛族然

所謂疑生者蓋指其名若左氏言寤生書言宜生皆

指其名也此器上若盤狀而復穿鏤於濡物宜非所

設然純旁尚餘四拱意其必有承盤是必亡之矣博古

圖

周姬寧豆攷古圖廣川書跋俱作齋豆

考器之形知為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耶當周之時泰有太公其後世為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為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

右高五寸五分深一寸六分口徑七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銘十字按周靈王時有劉定公景王時有劉獻公此曰劉公未審其誰也然言公而不言謚以其劉公自作此器追享杜嬬宜乎不言其謚也劉字當從卯金刀而說文止有鎦字從卯金田此以又易田乃近刀意而許愼解金字今聲也下從土丷注兩旁象金生於土中此去其聲單取生金意其省文如此曰杜嬬者無見於書傳觀此形制雖承槃小異

於豆然下為圈足宜豆類也攷禮圖有所謂豊者亦
與豆不異鄭玄謂豊似豆而卑者是也是器形全似
豊然銘曰鋪者意其銘鋪薦之義鋪雖無所經見要
之不過豆類蓋銘之有或異者是宜列之於豆左也
傳古
圖
杜嬬鋪得於京師銘十字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湇不
和實于鐙鐙文從金即金豆也此器從金從甫其形
器似豆而卑以為簠則非其類以為豆則不名鋪古

無是器皆不可考考古圖

簋之字小篆作匭籀文作𠥃盂小篆簠而籀文笙今

鋪字從金從甫則為簠無疑也鍾鼎款識

六藝之一録卷十一上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十一下

錢唐倪濤撰

金器欵識十一下

甗錠總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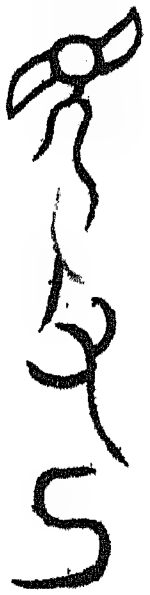
甗之為器上若甑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葢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圜或四足而方考之經傳惟周官陶人為甗止言實三鬴厚半寸脣寸而不釋其器之形制鄭玄乃謂甗無底甑而王安石則曰

從鬳從瓦鬲獻其氣甗能受焉然後知甑無底者所以言其上鬲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說文止謂為甑盖指其具體而言之耳五方之民言語不同故各為方言以自便是以自關以東謂之甗或謂之鬵至梁乃謂之鉹或謂之酢餾名雖不同所以為器則一而已是甗也有銘曰彝者謂其法度之所寓而有常故也惟有常而不作奇功此所以為軌物歟其後復有銘錠者所以薦熟物其上則環以通氣之管其中

則置以蒸飪之具其下則致以水火之齊盖致用實有類於甗故有所謂虹燭錠與夫素錠者於是咸附之於甗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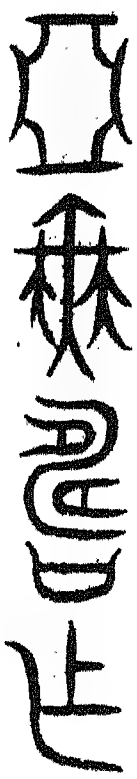
商甗

商父已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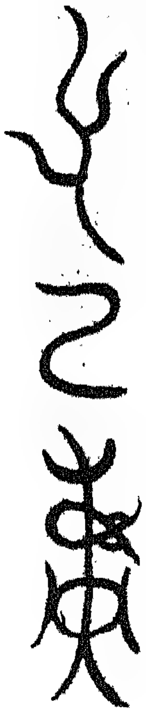


見父已

商父已甗二



亞無儔作



父己彝

前一器高一尺三寸深自口至隔六寸有半自隔至底三寸口徑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五分容自口至隔一斗一升自隔至底三升九合重一十四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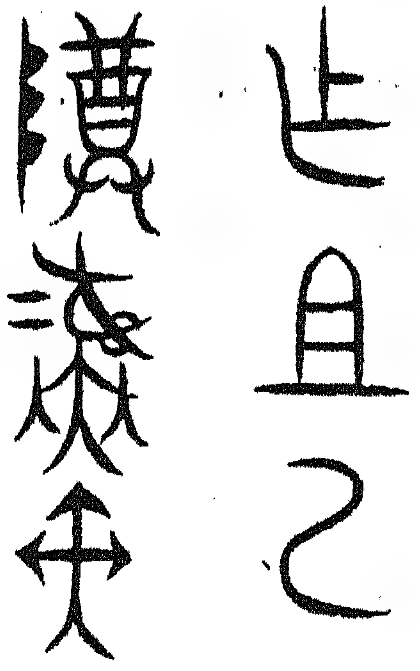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一分深自口至隔五寸八分自隔至底三寸口徑九寸耳高二寸闊二寸一分容自口至隔九升自隔至底三升三合重十有一斤三足銘

七字

右按三代之間惟商人號為尊神先鬼而後禮率民以事神陳之祭祀者曲致其盡故於此特以見為銘蓋以祭神如神在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故也非事亡如事存者曷以至此後一器曰亞者廟室之形曰無傳者疑作器者之名也博古圖

父巳甗銘三字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巳此曰父巳則是子銘其父之器也而又曰見者豈記禮者所謂祭

商祖己甗



作祖己

尊彝癸

右高一尺一寸四分深自口至隔五寸八分自隔至底二寸八分口徑八寸六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一分容自口至隔七升自隔至底二升五合重九斤有半三足銘六字或以商高宗朝有臣嘗作高宗彤

日以訓王曰祖已則祖已者疑商之臣乎然按彝器間類多以祖乙祖丁祖戊祖辛為銘則凡稱祖者孫之所作也乙丁戊辛云者乃其號耳用是考之祖已者其惟商之雍已歟言癸者商有天癸癸為已作癸器也此甗而謂之尊彝非周官所謂六尊六彝之謂葢商制未分凡可尊可法者則曰尊彝傳古圖

銘曰作祖已尊彝癸此癸字亦作一草三包與商癸鼎之字同鐘鼎款識

十有一斤七兩三足銘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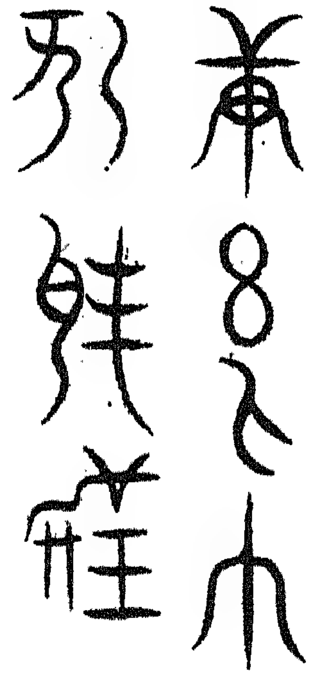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一分深自口至隔六寸自隔至底三寸三分口徑九寸三分容自口至隔九升自隔至底三升二合重十有一斤四兩兩耳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銘各一字皆象鬲之形蓋甗之為器上體作甑下體作鬲王安石嘗釋其義以謂鬲獻其氣甗能受焉取鬲以為銘可謂得之矣博古圖

前一器銘曰丙如鼎之銘辛銘癸之類後一器銘一

字作象形鬲字 鍾鼎款識

商庚甗



庚亥

銘六字曰庚午為應姊彝 攷古圖

按攷古錄曰此器藏開封劉氏銘文極古唯辨庚亥

二字 鍾鼎款識

周甗

周伯温父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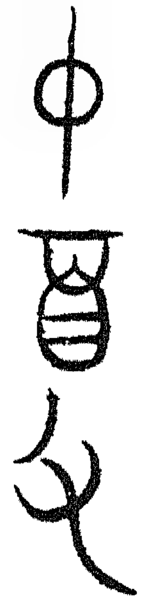
伯温父

作旅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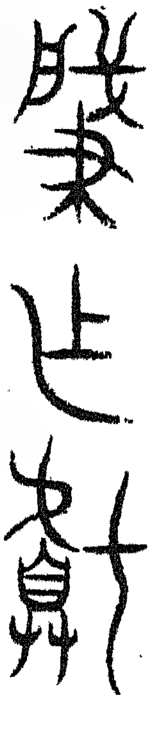
古甗皆有盖有秝秝讀若歷其下可爨上可羃以為烝壓者也許慎言後改為甑甗甗形相類不可便為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甑獨存也觀廩人溉甑甗司空濯豆籩便知甗非甑矣甗在漢讀若言在隋彥音今人作

偃不知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簠簋皆有數故其次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甗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熏父作旅甗知古之為甗以備薪蒸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熏作溫今校籀書溫之文若此孫炎翻以余廉謂進也王存乂瀘水篆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為瀘 廣川書跋

周仲酉父甗



仲酉父



肇作甗

周有敦盖亦曰仲酉父作旅敦皆一時物也肇作甗者言始作此器耳鍾鼎款識

周仲信父方甗

唯六月初吉

仲信父作旅

鬲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攷古録云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好時令黃鄆獲是器詣闕以獻詔句中正杜鎬詳其文惟史字楊南仲謂不必讀為史當作中音仲耳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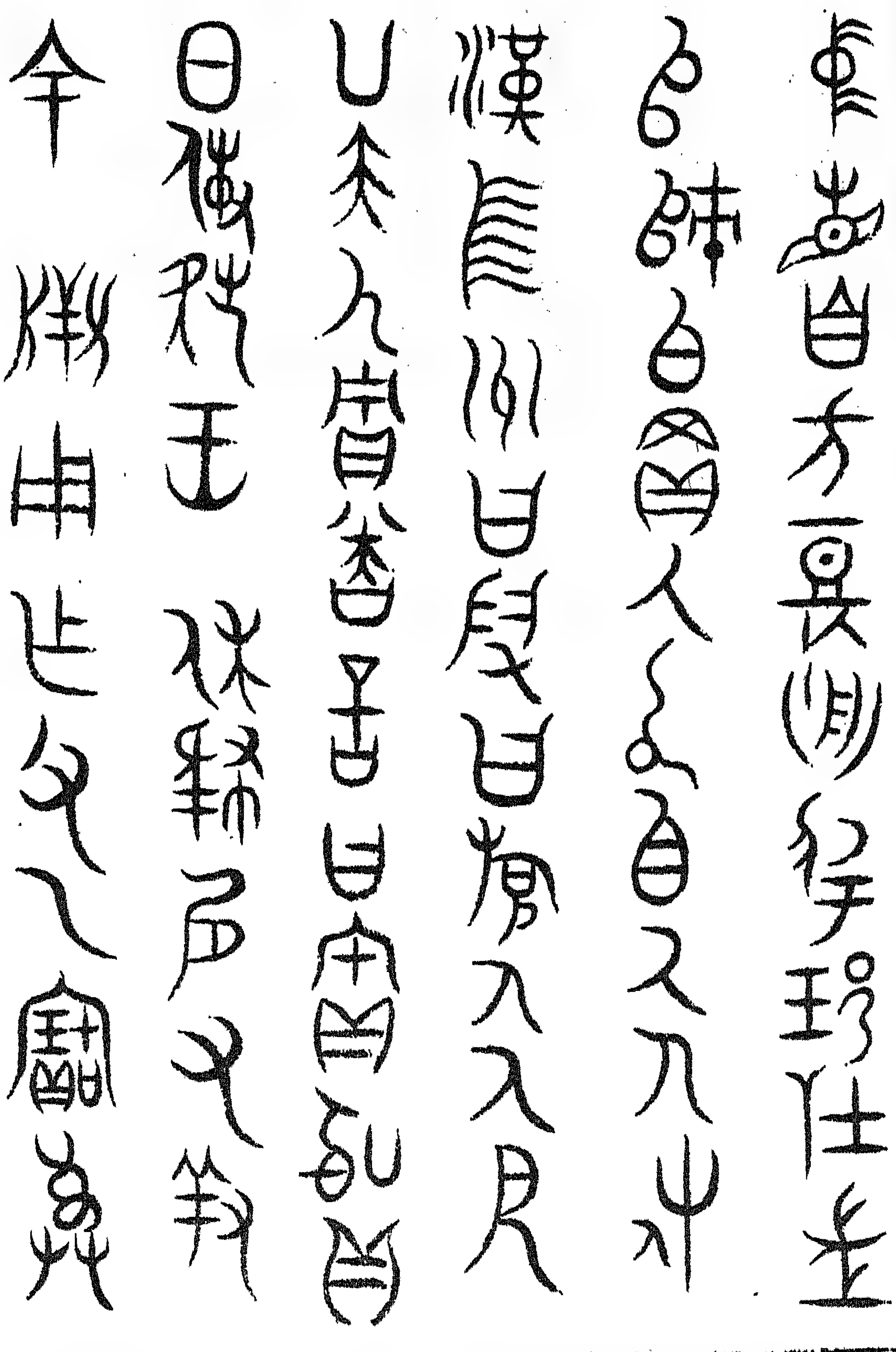
右鬲銘案真宗皇帝實録云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

句中正杜鎬驗其款識以為史信父甗中正引說文甗甑也又引妻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春秋傳晉侯賜子產二方鼎云此其類也今嘗見今世人家所藏古甗形製皆圜而此器其形正方故中正等疑為方鼎之類然方鼎與甗自是兩器名今遂以為一物非也楊南仲曰史當讀為中音仲也金石錄

李氏甗無秝歷銘曰方鬳或疑其制余為考之古者謂鼎上下大小若𩰫曰鬵亦鬵器類甗古文作鬳今

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矣紀有甗齊晉以為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國為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自異而紀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 廣川書跋

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甗也實龢鍾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



王命中先見南國貫行藝

位在廟史見至以王命曰
余命汝史小大邦乃有舍
汝邦量至刊汝唐小多
中召自方長 𨚕
以師百寮故 故人在
漢中州曰𠪚曰 故人君
曰夫乃 言由 貝
日對揚王 休 名父對

余　承用作父乙寶彝

形制精巧欵識奇古曰父乙者蓋商末周初之器爾

鐘鼎欵識

父乙則言其父名乙以明子為父作耳曰彝則謂其器可法非六彝之謂彝也是器文飾制作與商甗相類加以銅色黤漬間以紅綠殊為觀美必周初物也

紹興古器評

周父戊甗

銘八字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辨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為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為商器誤矣要在識其制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已判然是器既曰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欝有尚質之風倘不以製作考安知其為周物也紹興古器評

漢甗

漢周陽侯甗

周陽侯家銅三習雝甗鍑一容五斗重
十八斤六兩師治國五年五月國輸

周陽侯家銅三習雝甗鍑一容五斗重十
八斤六兩師治國五年五月國輸

攷古云銘三十有三字按說文鍑大口釜也鍑上有
甗故曰甗鍑言三習雝者習重也 鍾鼎款識

漢錠

漢虹燭錠

王氏銅虹燭錠　王氏銅虹燭錠

兩辟并重廿二斤四兩　兩辟并重廿二斤四兩

第一　第一

右高五寸五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三寸容四升八合重四斤八兩三足銘一十八字自三代至秦器無斤兩之識此器顯其斤重又字畫與漢五鳳鑪款識相類定漢物也說文以錠為鐙鐙則登而有用者銘曰

虹燭者取其氣運如虹之義殆薦熟食之器但闕其蓋而不完曰王氏者未審其為誰也曰第一則知為虹燭者數不特此耳博古圖

乾隆御覽之寶